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 世界秩序研究

苏云婷 著

Study on World Ord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eminis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女性主义视角下 的世界秩序研究

苏云婷 著

Study on World Ord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eminis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世界秩序研究/苏云婷著. —北京: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6

ISBN 978-7-5004-8603-9

I. ①女… II. ①苏… III. ①国际政治—研究 IV. ①D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43402 号

策划编辑 冯 斌
责任编辑 丁玉灵
责任校对 李 莉
封面设计 王 华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3

插 页 2

字 数 220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构建一个人与自然、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和平、和谐、和睦相处的世界，一直以来就是全人类共同的理想。无论是大国间的博弈，还是国际关系理论不同学派的争鸣，都是围绕着世界秩序问题展开的。

人类就世界秩序问题远未达成一致，探求世界秩序的奥秘仍然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随着苏联的解体，美苏两极格局终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雅尔塔体系崩溃，世界秩序正处于变化与重构时期。这不仅意味着世界政治的根本性变化，也为世界秩序提供了新的研究起点。历史境况的变迁，既是一个难得的契机，也意味着新的理论挑战。

发展源自争鸣，国际关系研究的演进总是伴随学术上的重大论战，而几乎每一次论战又都没有脱离世界秩序的研究视阈。第一次论战中，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就战争的根源展开了争论；第二次论战是科学行为主义和传统主义围绕如何才能对国际关系——特别是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更有说服力的解释而进行的交锋；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第三次论战，就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合作的可能性问题进行了争论；第四次论战是在建构主义与“新一新合流”之间展开的，争论的焦点是国家间的合作与冲突是物质的还是观念的。20 世纪 90 年代的第四次论战以来，国际关系学进入了一个学派相激相争、观念不断更新的繁荣发展时期。这对于国际关系研究而言，意味着一个理论变革时代的来临。随着学科内的理论争鸣，新的理论范式崛起，国际关系“性别盲区”的特征开始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正是在这一学术背景下，女性主义作为批判理论的一个流派，开始在国际关系领域崭露头角，并对该学科内的正统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

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作为一种新的理论流派,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以性别为基本范畴,对主流理论研究的性别缺失进行了批判和修正。长期以来,国际关系被认为是与性别无关的,性别议题从未出现在主流理论的研究视阈之内。从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产生、发展来看,似乎只有一种性别——男性——可以界定国际关系。国际关系的过程与行为由男人操控,其理论由男人设计,其观点由男性思维模式支配,男性化的国家被塑造成国际关系的核心行为体,妇女和妇女问题则被隔离在国际关系之外。由男性视角折射出的世界,显然并不能呈现出世界的多样性和多层次特征。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建基于多样性的“真实世界”,催动国际关系对微观层面的关注,描绘隐藏在国际关系议程背后的真实图景,强调从实践,特别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实践出发建构理论。

在女性主义看来,国际关系并非只是与国家相关的。国际关系研究应沿着自下而上的路径,着眼于个人的日常生活政治。立足于添加性别要素和全面审视现实的需要,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其重要使命是在男性主导的国际关系中加入女性及女性问题,赋予国际关系以女性特征,使性别问题从边缘到中心,成为国际关系的核心议题及考量国际关系的基本要素。

女性主义带来的新视角、新观念、新议题和新方法为处于国际关系学核心地位的世界秩序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和分析框架。研究世界秩序的历史形成,必须理解这一历史时期的“表述规则”,发现隐藏在话语背后的叙事,即福柯所谓“文化符码”决定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关系。全面认识世界秩序,需要倾听沉默者的声音,需要质疑现有的某些假定,需要重新框定国际关系的研究范围。

强烈的规范取向是女性主义世界秩序的基本特征之一。正义与关怀成为其基本的理论诉求,而性别正义是女性主义世界秩序的首要问题。女性主义强调,作为一个政治范畴,如果正义被视为男性制造的男人的行为准则,而女性身处公共领域和正义范畴之外,这本身就是非正义的。女性主义强调,正义准则的实施面对的从来都是具体的、特殊的人,而不是抽象的、普遍的人。家庭作为人类生活的一个空间,女性作为人类的一个类别,理应被包含在正义范围之内。一种不能涵盖全部人类和所有人类生活领域的正义观念,很难被认为是符合“正义”的。

在批判主流范式正义观念的基础上,女性主义提出了性别正义主张。它认为,性别平等应是正义伦理的基础,性别平等是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与全球正义的先决条件。这里,女性主义赋予平等两层基本含义:一是女性有平等的机会获得男性规定的角色,如国家元首、外交官、战士等;二是女性拥有创造由女性规定的角色或非性别角色的权力,即女性拥有“自主”的权利。第一层面的性别平等主要体现为权利平等、机会平等;第二层面的性别平等包含了自主权利的平等。

以女性主义视角来看,性别正义与世界秩序框架内的全球正义是相通的。女性主义对性别正义的关注,使人们很容易将其正义主张限定在性别关系的狭隘视野之内。事实上,性别正义只是女性主义认识所有人类正义问题的基础。在女性主义看来,性别关系是所有人类关系的基础,从性别不平等关系的角度出发探究国家关系,更容易理解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主流范式理解的国家间关系类似于性别不平等关系。在权力政治观的主导之下,国家之间的实力对比决定了世界秩序的基本原则。大国、强国、富国对世界秩序的影响力显然要大于小国、弱国、穷国。结果,权利平等只能流于表面化,国际准则所确立的国家不分大小、不论贫富、强弱一律平等的理念,在权力政治观念的支配下是难以实现的。

在女性主义看来,关怀是比正义更高的伦理诉求。作为女性主义视角和女性主义道德在世界秩序问题上的反映,女性主义世界秩序强调,关怀伦理能够为人类所面临的迫切问题提供有益的解决之道。女性主义认为,世界秩序是人类关系的一种存在形式,是人类共同体相互依存的反映。人类所生活的世界,国际关系展开的舞台,与其说是分离的、独立的行为体追逐各自利益的后果,莫若说是由彼此联系、相互依赖的行为体在联系与互动中建构的。几个世纪以来,国际社会冲突不断、战乱频仍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以冲突、对立为基本特征的权力政治观念主导着人们的观念与行动。要改变这种状况,建立一个和平、和谐的世界秩序,就必须重视人与人之间、共同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关联,把关怀引入国际社会。在世界秩序中引入关怀伦理,有助于建立和谐的性别关系和国际关系。女性主义认为,世界是由男人和女人共同建构的,让世界充满关怀和爱,首先必须在两性之间建立关怀和爱,并将这种男性与女性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怀推广至国际关系,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在平等的基础上引入必要的关怀,有助于消除国家之间的敌对心理,增进相互依赖,促成国际合

作,推动共同发展。

以关怀伦理建构世界秩序,使得妇女和妇女问题自然进入世界秩序的核心领域。一方面,妇女是需要关怀的被关怀者。在既有的世界秩序中,妇女是长期被忽略而需要关怀的群体。妇女被排斥在国际关系之外,妇女的权利被漠视、忽略,妇女的利益和诉求未能得到很好的表达。这本身就是世界不和平、非正义的表现。另一方面,妇女也是实施关怀的关怀者。尽管女性道德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关怀伦理,却能使其保有一种自然的关怀道德。因此,更多的妇女进入国际关系领域,能够促使国际社会关注道德、关注边缘者,从而有助于实现世界正义。

从女性主义视角研究世界秩序问题,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同时也存在着学术性的挑战。目前,国内外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主要对现实主义视阈中的国家、安全、无政府等范畴进行了批判,尚未有学者运用女性主义分析方法对世界秩序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

本书把当前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中的热点问题和前沿视角结合起来,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和浓厚的学术色彩。本书以女性主义为理论工具,研究了世界秩序理论范式问题。从女性主义视角,对国际关系主流学派的世界秩序观念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阐释,并对主流学派在世界秩序研究中存在的性别特征。从方法论、前提假定和核心范畴三个方面进行了归纳、总结。通过比较研究,分析了女性主义的国际关系方法论,女性主义的权力观、利益观和安全观,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女性主义的世界秩序观。指出了女性主义为世界秩序研究和现实建构提供的有益启示和洞见,同时从女性主义角度对和谐世界理念进行了新的阐释。

本书的创新之处在于,对当代国际关系主流学派与女性主义的世界秩序理论进行了比较性研究,深入、系统地论述了女性主义世界秩序理论的基本诉求和理论建构,为我们展示了世界秩序研究的新视角和新理论。从而使我们能够在世界秩序建构上吸纳女性主义的伦理诉求和人文关怀,同时也丰富了和谐世界理念的思想内涵。

苏云婷是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专业的博士,她的学术著作《女性主义视角下的世界秩序研究》是以其博士论文为基础正式出版的。她的博士论文获得到了国际关系学界著名学者梁守德教授、俞正樑教授、王家福教授、王正毅教授、周凯敏教授和吴绍禹教授的高度评价,曾被答

辩委员会评为优秀博士论文。作为苏云婷博士的硕士、博士生导师，要祝贺这部具有思想性和创新性的学术著作公开出版，相信该书的出版定能为我国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贡献一份力量。

刘清才

2009年3月于长春

目 录

导言	(1)
一 世界秩序研究呼唤女性主义	(4)
(一) 世界秩序研究的性别缺失及其后果	(5)
(二) 女性主义视角切入世界秩序及其价值	(9)
二 女性主义世界秩序研究现状分析	(16)
(一) 国外研究现状	(16)
(二) 国内研究现状	(19)
三 本书的逻辑、结构与方法	(21)
 第一章 世界秩序的多维审视	(24)
一 制度:自由主义世界秩序	(25)
(一) 理想主义世界秩序	(27)
(二) 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	(28)
二 权力:现实主义世界秩序	(30)
(一) 传统现实主义世界秩序	(32)
(二) 新现实主义世界秩序	(35)
三 观念:建构主义世界秩序	(38)
(一) 以观念因素解析世界秩序	(38)
(二) 无政府文化的社会建构	(40)
四 性别:女性主义介入世界秩序	(43)
(一) 女性主义与其他国际关系学派的关系	(43)
(二) 社会性别:女性主义世界秩序分析的基本范畴	(46)
(三) 女性主义流派与世界秩序问题	(49)

第二章	世界秩序的方法论框架	(57)
一	本体论:物质与理念之争	(58)
	(一)物质主义本体论	(58)
	(二)理念主义本体论	(61)
二	主流认识论:个体主义与实证主义	(64)
	(一)个体主义认识论	(65)
	(二)现实主义实证论	(68)
三	女性主义认识论:经验和立场	(72)
	(一)添加妇女:女性主义经验论	(73)
	(二)为了妇女:女性主义立场论	(76)
	(三)糅合经验论与立场论	(79)
四	女性主义世界秩序研究的分析方法	(82)
	(一)女性主义批判分析	(83)
	(二)女性主义建构主义	(86)
	(三)女性主义文本分析	(88)
第三章	世界秩序前提假定的女性主义解读	(92)
一	国际与国内分离:营造无女人世界	(92)
	(一)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二元划分	(94)
	(二)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二元划分	(96)
二	女性的缺席与国际无政府状态	(101)
	(一)自然状态衍生的国际无政府状态	(102)
	(二)女性:国际社会中的“他者”	(105)
	(三)女性的缺席:无政府状态的潜在前提	(109)
三	国家的理性与道德	(111)
	(一)国家中心主义与性别要素的排除	(112)
	(二)理性国家的性别隐喻	(115)
	(三)国家道德与普遍道德相分离	(117)
第四章	世界秩序核心范畴的女性主义分析	(123)
一	权力:制约力量还是合作能力	(124)

(一) 权力概念的三种界定	(125)
(二) 权力的传统界定: 强制力	(127)
(三) 女性主义权力观: 合作能力	(130)
二 国家及其利益的性别分析	(134)
(一) 男权与霸权: 国家的性别标签	(135)
(二) 主权与利益: 男性中心主义的阐释	(138)
(三) 批判与改造: 女性主义的国家观	(141)
三 国家安全的女性主义视角	(143)
(一) 战争与和平的性别意蕴	(145)
(二) 妇女运动与世界和平	(148)
(三) 女性主义破解安全困境	(151)
 第五章 女性主义世界秩序的诉求与建构	(155)
一 正义与关怀: 女性主义的伦理诉求	(155)
(一) 性别正义与世界正义	(156)
(二) 女性主义与关怀伦理	(161)
(三) 正义与关怀互补融合	(165)
二 女性主义世界秩序的建构途径	(167)
(一) 理论建构途径	(168)
(二) 实践建构途径	(171)
三 女性主义与“和谐世界”	(174)
(一) “和谐世界”理念的基本要义	(175)
(二) 女性主义与“和谐世界”的契合	(178)
 结论 女性主义世界秩序评价	(181)
参考文献	(186)
后记	(197)

导 言

秩序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诉求，也是国际关系的核心议题。国际关系学就是一门探讨世界范围内人类集体秩序问题的学科。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曾经恰切地指出，国际关系有两大核心任务：一是研究如何在个人、社会、世界之间建立恰当的关系；二是寻找建立这种关系的最佳途径。^① 这两大任务概括地讲就是建立以及如何建立世界秩序的问题。世界秩序几经变迁，学术流派数度更迭，都未能改变、动摇世界秩序在国际关系学中的核心地位。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冷战秩序的终结和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三次论战”再次将建立何种秩序以及如何建立这种秩序的问题提上日程。^②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随着苏联的解体，主导世界秩序近半个世纪的美苏两极世界格局轰然倒塌，冷战秩序宣告终结。冷战终结给世界秩序带来的影响足以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媲美。它不仅意味着世界政治的根本性变化，也标志着世界秩序研究的新起点。历史境况的变迁，既是一个难得的契机，也意味着新的理论挑战。一时间，建立何种世界新秩序（new world order），通过何种手段实现这一秩序已成为世界主要国家以及国际关系学界探讨的热门话题。自由主义（liberalism）者欢呼自由资本

① [美] 斯坦利·霍夫曼主编：《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林伟成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21 页。

② 学界一般认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历经四次学派论战。第一次论战发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 20 世纪 60 年代，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就如何避免战争展开了争论；第二次论战从 60 年代到 70 年代末期，科学行为主义和传统主义围绕如何才能对国际关系作出更有说服力的解释进行交锋；第三次论战贯穿 80 年代，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就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合作问题进行了争论；第四次论战从 90 年代初持续至今，批判理论和“新一新合流”（即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融合）之间争论的焦点是，国际合作与冲突的原因是物质的还是观念的。

2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世界秩序研究

主义的胜利,认为导致国际冲突的意识形态的分裂宣告终结,一个自由、民主、和平的秩序正向人们走来;现实的悲观主义者则担心一个失去两极治下和平的世界将因国家的权力角逐,而陷入无休止的战乱和纷争之中。然而直至今日,一个人们希冀的和平、公正的世界新秩序,或霸权推崇者所盼望的单极秩序并没有建立起来。相反,进入21世纪以来,地区冲突频繁、民族主义复兴、恐怖势力抬头、全球气候变暖,以及妇女在地区冲突中所遭受的侵害,妇女在国内国际政治中被排斥、被歧视的二等地位等日益突出的全球性问题愈加困扰着人类。

构建一个人与自然、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和平、和谐、和睦相处的世界是全人类共同的理想。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曾经指出:“今后不管全球政治或社会结构是什么样的,世界秩序问题一直都会存在着。”^①秩序与人类的社会存在状态相伴始终。在理论层面,世界秩序是一个常议常新的问题。对世界秩序问题的关注,自国际关系学诞生便已开始。国际关系学始于世界秩序问题。国际关系学的诞生就是人们为摆脱战争阴影、寻求和谐世界秩序而作出的努力。此后,无论是大国间的博弈,还是不同学派的理论争鸣,都是围绕着世界秩序问题展开的。国际关系学所涵盖的基本研究主题,都可以最终归于世界秩序问题。在此意义上讲,世界秩序是国际关系学的理论“硬核”,^②它涉及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研究议题,权力、安全、和平、战争、合作、冲突、国际规制等莫不与世界秩序密切相关。在不存在世界政府作为国际关系的协调者与仲裁者的国际社会,矛盾、冲突乃至战争频仍发生,世界的和平、安全与秩序一直是全人类孜孜以求的理想。世界秩序不仅是描述性的、诠释性的,同时还是

① [英]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第二版),张小明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

② “硬核”一词是由匈牙利哲学家伊·拉卡托斯提出的。他认为每个科学的研究纲领都包含一个独特的“硬核”,这是研究纲领之间彼此不同的根本。国际关系学作为一个研究体系,其中的理论流派,如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女性主义等,就是具体的研究纲领。这些研究纲领的“硬核”各异。现实主义的“硬核”是权力,自由主义的“硬核”是制度,建构主义的“硬核”是观念,女性主义的“硬核”是性别。而正是“硬核”的不同导致了各流派的理论分异。本书在这里称世界秩序为国际关系研究“硬核”,意在说明国际关系学中的具体研究纲领探讨的主要议题都是围绕世界秩序问题展开的,它们的“硬核”不过是审视世界秩序的不同视角,而“世界秩序”可以作为包含诸多研究纲领的整个国际关系的“硬核”。正是世界秩序这个“硬核”,将不同的研究纲领整合在国际关系学的旗帜之下。参见[美]伊·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67—69页。

规范性的。世界秩序既是一种有待认识的人类社会的基本现实，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理想目标。世界秩序如果仅作为一个与现实毫不相关的理想，则它就失去了学术研究的价值；而如果世界秩序仅是现实层面的，那么它除了概括现实外并不能给人们以任何希望与解释。世界秩序是国际关系研究的终极目的，是国际关系学的目的论。任何社会科学只有包含目的论方能为人们答疑解惑，世界秩序问题赋予国际关系研究以目的性，从根本上验证了国际关系学的学科价值。正是由于有世界秩序这一学术研究的目的存在，才使得国际关系学是一门于人类“有用”的学问。人们关注世界秩序的目的，不是为了描述历史和当代的国际关系现状，也不仅局限于对世界的失序和冲突作出合乎情理的、科学的解释，更为重要的是世界秩序包含了人们对理想世界的设计与构想，能够表明世界的未来发展趋向。

对世界秩序的关注引发了人们对一系列问题的思考：世界秩序研究的目的和维度是什么？影响世界秩序的重要变量有哪些？世界政治中的重要行为体有哪些？关于世界秩序的稳定性和平、联盟、战争、行为体功能等范畴的假定是什么？^① 基辛格把它们概括为三个基本问题：世界秩序的“基本单位是什么？它们的互动方式是什么？它们互动，以什么为目标”？^② 对此，各学派从不同视角给出了相异甚至相反的答案。人类就世界秩序问题远未达成一致，探求世界秩序的奥秘仍然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旧的世界秩序的坍塌增加了人们对主流范式的不满，也为国际关系研究新的概念和理论工具提供了新的动力。现实和理论两方面的迫切需要，使世界秩序的重要性再次凸显。

与其重要性相比，学术界对世界秩序的整体性、系统性研究显然是不够的。现有世界秩序研究总体上是在学派视角内展开的。在不同学派那里，世界秩序呈现出不同面孔。这一方面意味着，世界秩序本身是多维的，难以准确界定的；另一方面也说明世界秩序研究的不充分性。各学派对世界秩序的研究多以专题研究的形式出现，各有侧重，缺乏专门论述。如传统现实主义（traditional realism）侧重国家间的权力角逐，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偏好从国际无政府状态解释国际冲突的不可避免，新自

① Birthe Hansen and Bertel Heurlin eds., “Introduction: The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New World Order: Contrasting Theories*, Macmilian Press LTD, 2000, pp. vii—viii.

② [美] 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747页。

由主义 (neoliberalism) 推崇通过国际制度促成国际合作, 建构主义 (constructivism) 强调观念、认同、文化对世界秩序的决定性意义。总体上, 主流范式^① 对世界秩序问题的处理是简单化的。它们往往以单一研究主题——通常是国家安全问题, 以单一方法论切入世界秩序研究, 缺乏研究视角的创新, 没有在某种世界秩序观的关照下展开对相关主题的研究。作为一种宏观研究体系, 世界秩序可从哪些方面予以阐释, 能否突破主流范式的局限, 以一种全新的理论视角、超越传统的研究方法对之进行新的诠释, 是目前世界秩序乃至国际关系研究面对的突出问题。

一 世界秩序研究呼唤女性主义

传统研究认为, 世界秩序描绘的是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 它无涉性别。世界呈现出冲突还是合作、战争还是和平, 只是“性别中立”国家行为的后果。对世界秩序的确当认知, 只有通过分析国家行为方能获得。“无论是和平研究者还是世界秩序学者, 都没有自觉地提倡把女性纳入和平与世界秩序研究, 或把女性主义视角和女性主义问题引入和平与世界秩序研究领域。”^② 然而, 世界政治所面临的日益突出的全球性问题, 人类对正义、和谐秩序的渴求, 女性主义 (feminism) 为国际关系研究所提供的理论洞见都表明, 性别分析对于世界秩序研究是必需的而且可能的。

① “范式”一词由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首创。他把“范式”界定为, 在一个学科发展中能够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 并为实践留下亟待解决的一系列问题的科学成就。存在“范式”, 在“范式”中有特定的研究内容, 是一个学科成熟的标志, “范式”的更迭是学科发展的基本模式。本书是在国际关系学语境中使用的“范式”一词的, 它意指以某一变量为考量世界秩序的核心要素而发展起来的学术流派, 如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批判理论、女性主义等。一般认为,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形成了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足鼎立之势。本书认为, 三者之间并非“势均力敌”, 从其学术影响看, 建构主义应该定位为现实主义的“挑战者”。同时, 由于新现实主义与传统现实主义在主要观点上的承继关系, 因此, 本书所使用的“主流范式”是指主导国际关系研究的传统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三大学派。参见 [美] 托马斯·库恩《科学结构的革命》, 金吾伦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政治学的三种体系理论》, 载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15 页。

② Betty Reardon, *Sex and the War System*,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1985, p. 5. 转引自 [加] 克瑞斯汀·丝维斯特《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 余潇枫等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237 页。

(一) 世界秩序研究的性别缺失及其后果

以女性主义视角来看, 现有的世界秩序研究存在严重的性别缺失,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 妇女和妇女问题的匮乏; 第二, 性别视角和性别要素的缺乏; 第三, 对女性特征的贬抑、排斥, 对男性特征的彰显、颂扬。

从目前主流世界秩序的研究内容来看, 妇女和妇女问题被严重忽视或边缘化了。对现有的世界秩序研究主题和方法可以作如下归纳: 第一, 纯学理的整体性研究, 即从世界秩序的规范概念入手, 集中探讨世界秩序的主体、结构、运行机制、影响因素和目标等基本理论问题;^① 第二, 以学派视角审视世界秩序, 这类研究或运用学派观点研究世界秩序, 或在某一学派阐述其基本观点时论及世界秩序的相关主题, 如安全、合作、冲突、国际制度、国际组织等;^② 第三, 世界秩序结构研究, 即以世界格局为秩序的物质基础, 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世界秩序模式;^③ 第四, 世界秩序史研究, 集中对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 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冷战后世界秩序的历史演变进行阐述;^④ 第五, 对未来世界秩序的构想, 从正义、和平、自由等价值诉求角度, 对现实世界秩序进行批判和修正, 畅想人类

① 例如, 布尔探讨了世界秩序的概念、影响因素和实现路径; 潘忠岐博士从含义、结构、沿革、运行机制和模式等方面分析了世界秩序。参见 [英] 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 世界政治秩序研究》(第二版), 张小明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 潘忠岐:《世界秩序: 结构、机制与模式》,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② 前者如柏斯·汉森 (Birthe Hansen) 与博泰尔·赫林 (Bertel Heurlin) 主编的《世界新秩序: 冲突的理论》一书, 分别从多边主义、后现代性、激进理论等角度, 阐述了冷战结束后世界秩序的变化与趋向; 熊玠以国际法为切入点, 分析了无政府状态下建立秩序的可能性。后者如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学派的代表作《国家间政治》、《国际政治理论》、《霸权之后》、《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等, 多论及和平、安全、政治结构等问题。Birthe Hansen and Bertel Heurlin, "Introduction: The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Birthe Hansen and Bertel Heurlin eds., *The New World Order: Contrasting Theories*, Macmillan Press LTD, 2000; 参见 [美] 熊玠《无政府状态与世界秩序》, 余逊达、张铁军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③ 根据世界秩序的层级结构和横向结构划分, 这类研究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世界格局和区域秩序研究, 如王正毅教授的《东亚国际体系何以成为可能?》一文, 探讨了建立东亚区域秩序面临的问题; 另一类是就世界秩序的不同层面, 政治秩序、安全秩序、经济秩序、文化秩序等进行研究, 如王逸舟教授的《国际格局的新趋势与中国周边的复杂挑战》一文, 探讨了中国周边的安全秩序问题。王正毅:《东亚国际体系何以成为可能?》, 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 年第 2 期; 王逸舟:《国际格局的新趋势与中国周边的复杂挑战》, 载《外交学院学报》2004 年第 4 期。

④ 如刘清才主编《国际政治学》, 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所欲求的世界秩序模式。^①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大多从主流视角,运用实证主义(positivism)方法,分析世界秩序的历史模式和未来模式;研究学者几乎清一色的是男人,性别不是他们考量、分析世界秩序的因素,他们很少关注妇女在建构世界秩序中扮演的角色及其所处的地位,也不关注性别不平等给世界政治带来的影响;在“性别中立”面纱的背后,这些研究通过对理性、权力、国家、政治的“男性主义”设计而赋予世界秩序以男性特征。

主流世界秩序研究所“广泛使用并被接受的分析结构、世界观以及术语都是由男性视角统领的”,^②这使其不可避免地呈现出“男性至上主义”的特征,即男性主导、男性认同、男性中心。男性主导指世界秩序理论和实践由男人控制,男人享有权威;男性认同指该领域的核心价值是与男性和男性特征联系在一起的;男性中心指研究的焦点集中在男性、男性行为,以及男性化事物——国家——之上。^③在世界秩序理论和现实中,处于正统地位的现实主义(realism)关注并展示了国家、战争、冲突等国际政治现象,而隐匿并销蚀了性别、社会关系等非主流现象。^④现

① 这类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主要国际力量提出的世界秩序构想,如戴维·杰克布森(David Jacobson)主编的《旧国家,新世界:世界秩序的概念》一书,分别阐述了日本、中国、欧盟、美国,以及苏联和独联体等国家和行为体世界秩序观念的演变;二是对世界秩序进行学理层面的构想,如刘清才教授的《建构和谐世界:关于世界秩序范式的理论探讨》一文,从世界秩序的价值、观念和模式等方面,探讨了“和谐世界”的理念;苏长河博士的《自由主义与世界政治——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一文,阐述了自由主义理念中的世界秩序及其现实启示意义。David Jacobson ed., *Old Nations, New World: Conceptions of World Order*, Westview Press, 1994;刘清才:《建构和谐世界:关于世界秩序范式的理论探讨》,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5期;苏长河:《自由主义与世界政治——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7期。

② Marc A. Genest,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Evolv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509.

③ [美]詹妮特·A. 克莱妮编:《女权主义哲学:问题、理论和应用》,李燕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676页。

④ 吉尔·斯坦(Jill Steans)认为,国际关系中的“正统”理论和“主流”理论是有区别的。“正统”理论是指现实主义,特别是目前在国际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新现实主义;而“主流”理论则包括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现实主义在国际关系中的正统地位,是通过创制国际关系学共同体的共同研究议程确立的,这也是诸多挑战学派未能成功取代现实主义主导地位的根本原因。Jill Steans, “Engaging from the Margins: Feminist Encounters with the ‘Mainstream’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5, No. 3, August 2003, p. 429. Jill Steans, *Gend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 Introduction*,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41-42.